

断情逐妖记

牵机 著

卷
两仪卷

科幻世界杂志社重磅连载

风歌 楚惜刀 燕垒生
秋风清 树下野狐 阿越
倾情力推



一个拥有神奇法术的少年天师
一个出身诡秘的半妖孩子
一个难以想象的离奇故事
一段不容于世的爱情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倩狐妖记

牵机著 卷一 两仪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情逐妖记. 2 / 牵机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82-8250-4

I. 断… II. 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7073 号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发 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280 千字 印张: 17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徐悦 王俊	责任校对: 刘 琛
特约策划: 张进步	特约监制: 李耀辉 杨雅茹
特约编辑: 程园园	特约印制: 徐冬梅
装帧设计: 棱角工作室	

ISBN 978-7-5382-8250-4
定价: 24.80 元

新情逐妖记

貳

两仪卷

目录

第一章	1/	生死茫茫
第二章	25/	兄弟初逢
第三章	41/	破窟脱困
第四章	57/	结伴同行
第五章	77/	意气初分
第六章	95/	卜卦昆仑
第七章	111/	佳人如谜
第八章	129/	天风绝壑
第九章	147/	剑拔弩张
第十章	171/	伏魔剑阵
第十一章	191/	妖王白虎
第十二章	209/	陈年旧事
第十三章	231/	道阻且长



新情逐妖记

贰 两仪



第一章 生死茫茫

四人一猫又在巨石下待了一会儿，见震动停止，泥石也渐止下坠，又过得一会儿，洞中重归寂静，这时甘木手中的火折已经燃尽而灭，只见黑暗之中伸手不见五指，那只白猫的一双七彩眸子却闪闪发光。

山崩地裂，乱石如雨，虽然窥不见天地如何变色，但霹雳之威，确知天已震怒。

世间万物，尽皆哀鸣，山岳震颤，为之摧崩。

虞兰成紧抱那只白猫，只觉地动山摇，想是这座玉山已经被天雷震得快要崩塌，再看哥哥的眼中，也露出恐惧之色，周遭的紫芒圈在巨石的冲撞之下，不住摇晃，而正在结阵抵御的孤云，脸色也越来越苍白，跌落的巨石瞬间便在四周堆积起来，只将紫芒困在中心，再看不见张璞的身影，而轰然巨响中，更是什么也不能听清，一时间，不禁挂念起他的安危。

虞竹成看出妹妹眼中的恐惧，知道她心中害怕，不禁握住她的手，以示安慰，虽想说些什么，但这般剧烈的震动巨响早已经掩住了他声嘶力竭的安慰声，而他自己虽想安慰别人，但自己心中也不免惴惴，眼见这般的危势，也不知自己几人能不能自保？他纵然生性豪迈，但值此生死关头，念及世间种种美好之事，也不禁生出仓皇沮丧之心。再看甘木，嘴唇蠕动，似乎是在诵念佛经，但是全身轻颤，显然也是惊悸无比。而孤云正盘坐地上，脸色铁青，汗珠滚滚而落，显然是正在全力与巨石相抗。一时之间，左思右想，不禁好生懊恼，恨的是这般危急时刻，自己竟然束手无措，非但无力相助，更不能自保，还须得这般如幼儿般受别人庇护。

巨石越滚越多，到最后，山崩地裂，竟将几人连着紫芒一起掩埋起来，周遭除去紫色的光晕，便全是巨石压顶，丝毫不能窥见天日。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觉得这天地的震颤在慢慢停歇，周遭也慢慢地安静下来了，紫芒也越来越黯淡无光，显然孤云已经支持不住。又过得片刻，却见孤云脸色大变，跌倒在地，竟然连喷了三口鲜血出来，紫芒散去，顿时便是大石纷纷坠落压下，虞竹

成伸臂阻挡，心中正自惶恐，心想这些石头若全跌落下来，只怕压也要把人压死！如何能够挡开？正不知该如何是好，却见石头又坠了几块，但却没有全压下来，这时紫光消散，黑暗中看不清上面的情形，只能猜想是上面有巨石互相拦挡，竟然搭成了这小小的空间，不幸之中也算得万幸。

一时间也顾不得多想其他，甘木燃亮火折，几人便连忙去查看孤云的伤势，却见他脸色铁青，也不知蚀心丹的剧毒有没有发作？但见他身躯僵冷，竟是出的气多入的气少，想是因为他原来就身中剧毒，后来又强运罡气结阵保护四人，耗力过巨，竟然吐血晕了过去，几人对于医理脉象不过粗通，一时间也不知他安危究竟如何？

虞竹成身上带的有师尊炼制的疗伤补气之药，便急急给他服了下去，见他一时间没有醒转，虞竹成又忙为他推宫活血，输入真气，茅山道与天师教虽然门派有别，但也同属道门一脉，修炼中也颇有相似之处，真气渡入，果觉孤云身躯渐暖，气息也不似刚才般微弱，可却依然不见醒转，心中惊悸，正不知所措，却见妹子递过一物说道：“哥哥，这是我身上带的伤药，师父说能大补疗伤，效验如神，可我没吃过。师父说，一次只需服……”

话未说完，虞竹成已经捏碎瓶口，将瓶中丹药一股脑儿地全倒入了孤云口中，其实这伤药是峨嵋山的小还丹，其中合了数十味珍稀药物，炼制殊为不易，哪怕重伤濒死之人，只需一口气未绝，服上一粒便能有莫大功效，哪有如虞竹成这般如吃黄豆般尽数给人服下？真是暴殄天物！只是这几人实在是不懂医道，更缺乏遇事经验，其实孤云不过是施力太多，震伤内腑，以致吐血晕倒，形势看来虽是凶险，但其实只要蚀心丹的毒性没有发作，以他的修为而论，便无甚大碍，只要任其休息一会儿，自能缓缓恢复醒转。可是虞竹成哪里知道这些？只把师门恭若至珍的灵丹妙药当做泥沙土石般地尽数教他服了下去，效果自然甚快，浪费却也不少，只是他们对孤云拼力保全了自己等人的性命，心中均是感激无伦，就算知道，也没有什么可值得顾惜小气的。虞兰成见状，便也咽回了要说的话，以免叫哥哥以为是自己不舍。

果不消多时，孤云已悠悠醒转，方一打量四周，便变色道：“此刻天雷已过，也不知师弟情形如何了？”他心中挂念张璞的安危，不禁大急，猛地站了起来，一时间竟也没有想到为何自己精力充沛，竟然丝毫不逊于平时？

虞竹成见他健步而行，查探周遭，便似没事人一般，心中还自惊服天师教果然有神鬼难测的绝学秘术。但见他眉头紧锁，也知他在忧心何事，不禁在心底暗暗叹了一



口气，竟然生出自怨自艾之心，惭愧地想道：这次多亏了张道兄，可是却不知他安危如何？他拼死对敌，我却什么也不能帮上他！

却见孤云每走一步，面色便沉重一分，当下再也忍受不住，鼓起勇气问道：“道长，你说张道兄此刻如何了？”

孤云听得他问，不禁转过头，苦笑道：“我……我如何知道？我此刻丝毫也不能感受到他的气息……”他是深知施术者御驱天雷时的危险的，心中不禁恐惧至极，便如身处冰窟之中，想到师父平生独此一个爱子，视若拱壁……而他更是天师教未来的希望所托，若真有什么意外，影响之大，当真不敢再想下去了，非但自己无颜回山再见师父，更无颜面对天师教数万同门！再想到张璞此时安危未卜，不禁心中大痛！

却听虞兰成柔柔的声音低声道：“道长，张道兄吉人天相，自然会平安无恙的！”

孤云听她这话说得甚是诚挚肯定，似乎蕴有无尽的坚定信心，此刻纵然心乱如麻，也不禁微微一宽，甚是感激，不禁说道：“多谢你！他……他自然不会有事！”顿了一顿，却不禁大声呼道：“师弟，你可无恙？璞弟！璞弟！璞弟！璞弟……”他这几声呼唤贯注真气，远远传开，天上地上，似乎无不在呼应，可是叫了半晌，却丝毫没听见那个熟悉的声音，他不禁心中一灰，竟似末日来临一般。

他高声而呼，又引起山石颤动，不少泥土碎石又簌簌落将下来，孤云猛然醒悟，天雷击下，只怕这座山也已被摧毁，适才自己是用罡气才勉强护住几人安全，此处想来是因为大石坠落之时互相隔亘，竟使这里中空，但这侥幸大不稳便，不过能暂时栖身，若自己再出声呼叫震动群石，只怕会令整座山的巨石都压将下来了，自己纵然无碍，这几个少年却要尽数被压成肉泥，那么可大违师弟要自己保护他们之意。他是经历过大事之人，虽然心中伤痛，但一念既定，便丝毫不乱，当下察勘四周，寻找脱困之法。

但仔细看过四周后，却见巨石拥塞，重重叠叠，也不知道有多少，哪有巨力能够全部推开呢？便是适才天雷震下大地开裂之处也堆满了石泥，想来如施遁地之术，也必大有阻隔，遁至一半遇一块巨石挡路，便是极为凶险之事，也不敢轻试，更别说身边还带着几个法力低微的后辈！

正自苦思无计，却又突觉地底隐隐震动，而且震波渐大，周遭群石感此震波，也摇晃起来，心中只得叫苦道：“难道真是天要亡我等？”

虞兰成明显觉到大地的震动，喜道：“道长，这是不是说明张道兄无恙？”

孤云见她一片纯真无邪，微微苦笑，只得在心里叹了口气，想道：这姑娘好不晓事，这般震动明显源自地底，如何会是我师弟所为？

虞竹成倒是瞧出孤云笑容苦涩，似有深忧，当下阻住妹子，问道：“道长，难道此处地底还另有异变？”

孤云点了点头，说道：“咱们须得先设法脱困才是……”话未说完，却觉大地震动加剧，一时间泥石滑落，四人便如处扁舟立于风波之上。

虞兰成眼见巨石纷落，一一隔挡也不是办法，转眼瞥见身侧一块如一座小山似的巨石，横在几块大石之上，正好露出些许缝隙，不禁心中一动，叫道：“道长，不如我们躲到那巨石之下！”

孤云看了一眼那巨石与地面的缝隙，似乎勉强容得四人躲入，那巨石如此巨大，倒也能挡住从天而降的石块。当下招呼几人躲入那巨石之下，那缝隙中塞了四人，实在满满当当，每个人均能听到对方呼吸之声，虞兰成不禁微感窘迫，只得屏息静气抱紧那猫，将面庞埋于那柔软温暖的猫毛之中，心中这才微觉安慰。孤云心中忐忑不安，却是担心地底那莫名的异变，若又弄得大地开裂，便真不知要如何了！想起那日密窟开启时骇人的情形，怕还是在此处发生，不禁心中大紧，幸好又过得一会儿，地底震波渐止，并又不似要有异变发生，这才略略松了一口气。

四人一猫又在巨石下待了一会儿，见震动停止，泥石也渐渐停止下落，又过了一会儿，洞中重归安静。这时甘木手中的火折已经燃尽而灭，只见黑暗之中伸手不见五指，那只白猫的一双七彩眸子却闪闪发光。甘木手忙脚乱地在身上摸索火折，却听那白猫低鸣一声，竟然挣脱虞兰成的怀抱，跃了出去，黑暗中它白色的皮毛甚是耀眼，只见它四下穿行，甚是灵活，突然间身影便消失不见了，想必是找到去路逃了出去。

虞兰成见它离去虽然大是不舍，但见它似乎寻到可逃之路，也不禁暗暗代它欢喜，在心中默默祈祷它能离此险地，逃此大难。

张璞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悠悠醒来却只见四周一片黑暗，全身上下一丝力气也没有，一时间只道自己已经身在幽冥鬼途之中，念及父母，心中不禁凄然，但想起刚才天雷终于击毙御魂堂主，又稍觉安慰，想起袖中所藏的这百余少女，不禁觉得过意不去，想道：我一片好意原想救她们出魔掌，却不料反害得她们速死？却不知师兄他们是否逃了性命？



隐隐约约中，似乎听到孤云的声音呼唤自己，不禁精神一振，欲待作答，但唯觉口舌颤抖，竭尽全力，却哪里发得出一点儿声音，不禁想道：我已经死啦，从此与师兄阴阳两隔，如何还能相互对答？听他呼唤自己之声甚是凄厉，又想道：我若是死啦，爹娘不知要有多么难过？婴璿还不知要为我哭多少次？唉，龙虎山的迎仙瀑，我是再也回不去啦！不过想到孤云既然脱困，那么虞氏兄妹等人也应无恙，心中不禁稍安。

正自胡思乱想间，突觉地底颤动，不禁一怔，随即便觉面上被洒了不少泥土，似乎还有石块晃动之声，不禁大奇，这才想道：难道我竟然没死，却是被埋住了？一时之间不能肯定，又身不由己，只能任凭大地晃动，泥土碎石洒了自己一脸。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自地底传来的震颤这才渐停，但自己四肢百骸还是丝毫不由自己做主，勉强想运聚真气，但觉意念方动，胸口处便是一阵刺痛，便似万虫噬咬一般，不禁呻吟出声，心中不禁想道：难道我真没死？否则怎么还能感受到疼痛？想到此处，他虽然胸口剧痛，倒觉这痛竟是平生少有的美好舒畅！

既然知道自己未死，便不免想到如何脱困之事，但此刻全身无力，哪能有丝毫自主？只能任凭自己躺在黑暗之中，任剧痛噬咬，不禁暗暗叹了口气，想道：眼下这样同死又有什么区别？

突闻周围发出碎石翻动之声，虽然看不见，但眼角余光还是不由自主地向发声处望去，却见一白色之物蹿了进来，一双七彩瞳仁，竟似是那只白猫，想到它可能是来找寻自己的，心中不禁一阵激动，虽然说不出话，但鼻息却不禁粗重了许多。

只见那只白猫走近自己，伸爪轻轻拂开自己周围的碎石，虽是畜生，竟然也颇有气力，但那些巨大石块，却显然不是它能够移动的，过了一会儿，便感觉它偎着自己颈项，轻轻伸出温暖湿润的舌头舔抚自己的面颊，这白猫似乎温柔善解人意至极，不知为何，张璞闭紧眼眸，隐隐之中，他似乎觉得回到了幼时被母亲爱抚时的情形，虽在黑暗痛楚之中，也觉得温暖安全！

只觉那猫毛拂过自己的鼻端，微微发痒，却又说不出的舒服惬意，白猫发出低低的呜噜声，竟似是在对自己柔声安慰，一时间，心中渐渐安定，便即想到，既然自己未死，那么势必要救袖中这百名少女脱险，想到此处，一股极强烈的求生之念便油然而生，当下强忍胸口剧痛，盼望能够调运真气。但那自幼便熟极于体内随心所欲驱使的真气却似早已经消失于无形中，一时间心中焦急异常，眼眶中便不禁渗出泪水。突然间他想到父亲曾言道：驱御天雷所以人力驭天威，施术者自身须冒极大风险，稍一不



慎，便是自己也会在天雷劫下粉身碎骨，比之而言丧失毕生修为根本算不得什么……想到此处，当真是万念俱灰，心中空如深渊，只觉那只白猫轻轻舔舐着自己的眼眶，似有无限的怜爱温存。

此时却又听见孤云等人一声声绝望地呼唤自己的名字，自己却连应答一声都不能，其中虞兰成呼唤自己的声音中似乎还带着哭腔，求生的意念不禁又生了出来，正要勉力再提真气，却见那只白猫突然如箭般蹿了出去，心中忽然一动，想道：这只白猫似乎已经通灵，难道它是要叫他们来救我吗？心中不禁又生出一线希望。

谁知等了半晌，呼声却渐远渐不闻，似乎孤云等人已经远去，黑暗之中静寂无声，张璞又急又痛，竟然又晕了过去。

这一晕却不知过了多久，只是神智恍惚间似乎听到许多女子嚤嚤的哭泣之声，他猛然惊醒，只觉袖中似有物蠕动，张璞悚然而惊，知道自己神驰力远，法力渐散，这上百名女子被他以袖里乾坤之术强收于袖中，此时虽暂保无恙，但自己一旦法力散去，则势必活活被困死袖中，此时他虽有心相救，但浑身上下，哪里提得起一丝力来？

那已经是多么久远的以前了，远得他几乎都不能记起是什么时光了，他只依稀记得那个青衣的少女，在与万千蝴蝶共舞，那样的景色，当真美得如同梦幻一般……成千上万的彩蝶如珠串般悬在树上，五彩缤纷，更有无数伴着她翩翩的身影起舞，就连足下清泉中的倒影竟然都美得那样曼妙。

他看在眼里，惊叹却在心里，他来这位于西南深山腹地人迹罕至之处，原是为了寻一件能贯金石、狎水火的异物，却看到了如此的奇景……想到此处，獬豸的嘴角不禁泛起了温柔的笑意。

那时的自己已经是妖族的成名之辈，素来桀骜不驯，平生从未动情，却唯独在那一刻，沉浸在一个青衣少女的笑靥之下，足足活了六千多年的岁月自始方知倾心为何物？原以为她是寻常的凡人女子，却不料她竟是天上的仙子，她仓皇失措，自己穷追不舍，她也竟然倾心……谁不将此视为孽？这是仙人的魔劫，这是宿妖的天劫，可只要两情相悦，那便什么也都顾不上了。

白虎精良言相劝自己：仙与妖的殊途，天规的森严，何苦？唉，他是不会懂得的，也许他是懂得的罢，那样久长的岁月，难道竟没对谁有过恋恋不舍？

此后的日子中便充满了漫长的等待，无数的曲折磨难，她被囚禁，自己被逐出石

扉洞天，从此独居北号山，可是还是熬了过来，这样艰难与漫长，便为着那个信念还是熬了过来……她拼却不老不死的仙身下界，为着不入生死轮回，甘愿成妖，于是对抗着一个又一个的劫难……但还是熬了过来，此刻，这最难的一关也熬了过来，道路是多么艰难呀！多少次不择手段，多少次灰心丧气，但终于还是守到如今的云开日出……

“这可当真多谢了……”萼绿华熟悉的声音又将獬旦的思绪拉了回来，这是萼绿华在向张晦致谢，看着这个显得颇有些不好意思的少年，獬旦倒也不禁生出许多的愧疚，都说妖族恩怨分明，这个少年倒是个例外，以德报怨，大异于寻常妖类，虽也有心想要致歉，偏偏活了八千年的时光，反而遗忘了歉意须得如何表达，自己是注定要对不住他了，但这份歉意倒也不必说出来，记在心里那也便好了。

正自踌躇间，却又听萼绿华低声恳挚地说道：“这些日子，有许多对不住你与这位姑娘的地方，内愧于心，可当真不知该如何表述才好……”

张晦方才见她与獬旦的深情，心中竟也似有热血上涌一般，便慷慨将原属于自己的仙药给她服下，他生性豁达慷慨，心中虽也有些许不舍，但此刻尚未知晓母亲下落，那么来日方长，倒也未曾因此如何不能释怀，此刻见她这般恳挚，反倒有些不安，正不知该如何应答，却听云霓羽柔声说道：“这也没有什么，獬……獬旦不过情急关心，以致行事唐突，这也没有什么大的妨碍……”张晦大没料到她竟然说出这样一番通情达理的话来，知道她大是认同自己的行事，心中惊讶却又觉欢喜。

萼绿华凝视她半晌，忽然微微一笑，说道：“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姑娘，偏又生得这样貌美，希望，希望……”她重复了一遍，却没有再说下去。

张晦听她夸赞云霓羽，却又不接着说下去，忍不住问道：“希望什么？”

萼绿华面上却微露迟疑之色，却将目光转向獬旦，轻轻说道：“我知道他心中一定也对你们怀有许多的歉意，只是……唉，我知道要他亲口说出这样的话来，那可比杀了他还要难受，所以，如果你们允可的话，请让我代他向两位致歉！”说话间，已然盈盈拜倒。

张晦从未被人行过这般大礼，不知如何应对，急忙退了几步，却见云霓羽双手托住，也盈盈拜倒还礼，口中谦逊道：“如何使得这般大礼？”一时不禁心中纳闷，想道：当真是人不如妖，真要是妖族哪有这等麻烦啰嗦？但眼前的两个女子，一个原是天宫仙子，礼数频繁；另一个却是大家闺秀，幼秉庭训，自然均娴于礼数，应和之间，果然

彬彬有礼，丝毫不乱。

张晦与獬旦虽然不耐，却也还能勉强忍住，但应龙却哪里忍耐得住？见两个女子尽说些废话，早已经忍不住道：“你们有完没完？”当下又向张晦狠狠瞪了一眼，冷冷道：“竖子不能成大事！”其实心中却在盘算：獬旦口中虽然不说，但心中对张晦的感激那是不用说的了，而且以妖族有恩必报的性情，如今等于是为张晦寻得一个有力的臂助，对日后霸业大有帮助，相较而言，一粒仙药又何足挂齿？何况这仙药……

只是应龙活了几千年了，他既生在龙族这般妖族中最讲权柄手腕之处，再加上当年随黄帝争霸天下之时，深悉世事人心的险恶，自然胸中城府甚深，当下却不说破，甚至丝毫不露声色。当下摇身一变，收了真身，幻成一个长髯大腹的中年男子之形。

云霓羽平生第一次见到妖物变幻人形，颇感有趣，当下悄悄问张晦道：“这是你本来的面目吗？”

张晦怔了一怔，摇头道：“自然是了，人形变幻的魔术难学得很，我可还没学会！”突然间想起一物，当下自怀中取出道：“你瞧，这便是攒雪剑啦！”

云霓羽伸手接过，却见那柄攒雪剑份量甚轻，名虽为剑，其实却形同匕首，白玉为鞘，明珠为饰，显得甚是华贵精致，当下拿在手中把玩细看，方缓缓抽出剑身一线，便见寒光一闪，划破黑暗，直冲洞顶，洞中顿时寒气逼人，顿时连打几个寒战，急忙将剑退回鞘内，递给张晦。

张晦见她刚才把玩时爱不释手，当下便道：“你若是喜欢，便留给你吧！”他是丝毫不懂赠剑之义的，更加不知这柄攒雪剑非但锋利至极，无物能挡其锋芒，且能聚世间阴寒之气，世间护身罡气莫能抗之，被它刺中，能教大罗金仙也身受重创，是世间数得到的神兵异器，不知多少人梦寐以求。但此时即便他知道，若教他送给云霓羽，那也不会有丝毫的不舍。

云霓羽俏脸飞霞，握着短剑，欲待拒绝却又不舍，迟疑良久，还是将剑纳入怀中，好在这剑身虽然阴寒至极，但被剑鞘裹住，却丝毫也不能散发出来。

萼绿华已经瞧出她丝毫不懂法术，没有修为，见她将剑珍而重之地纳入怀中，显然只当是信物一般保管，却全然不知这是如何珍贵的法宝，她一见之下便很喜欢这个美丽娇痴的女孩子，又感激张晦救了自己性命，当下握住她手，温言道：“天下法宝一旦通灵，便认其主，你把剑拿出来，看看它会不会认你做主人？若是它认你做主人，

那么你便不会惧怕这股阴寒之气，而且你不懂法术，能得这柄剑防身，那天下便极少有人能伤得了你了！”

云霓羽没料到这剑还有这般妙用，当下欢喜道：“好呀，萼……萼姐姐，你教我好不好？”她虽知萼绿华必年长自己许多岁，但她容貌看起来也不过二十几许，当下还是称了她做姐姐，其实以萼绿华的年岁，也不知能做她的几世祖了！

萼绿华没料到她竟然将自己唤做姐姐，不禁微微一愕，随即莞尔，见她唤得诚挚，便不忍拂她之意，微笑道：“好啊，小妹妹，那你叫什么名字？”

云霓羽微笑道：“我姓云，名字唤做霓羽。”

萼绿华微微一怔，问道：“你姓云？”但随即又笑道：“嗯，云中的霓裳羽衣曲，果然是飘飘仙乐，你家长辈可真会取名字！也幸得你这样模样容貌，真不负了这么一个名字。”

云霓羽听她夸赞自己容貌，不禁微感羞涩，道：“你才美呢！我出生的时候，母亲梦到有羽衣仙子翩翩起舞，她说那是霓裳羽衣曲，爹爹便给我取名是霓羽啦！”

说起翩翩起舞，那真是萼绿华最最拿手之事，当下不禁精神一振，问道：“你习过舞么？”

云霓羽道：“母亲在世的时候，略略学过一些，可是后来的二娘却不让学啦……”说到此处，不觉撇了撇嘴。

萼绿华嫣然道：“你若喜欢，我教你便是，我还有一个妹子，名字唤做弄玉，原来是秦国的公主，与她的夫君萧史，均吹得好箫，你若是喜欢，也可让他们传授于你。”

云霓羽生于世家，自然娴熟于音律词曲，听萼绿华这般一说，自然是大喜过望，她听说弄玉的箫声能引得百鸟来朝的，想象自己有一日也能吹出那般仙乐，不禁浮想连翩。

萼绿华道：“习舞吹箫，均不能一蹴而就，咱们慢慢再来，如今咱们先让这柄攒雪剑认你做主人。”顿了一顿，又道：“神武罗是妖族最美丽的女子，若让她知晓她的随身佩剑认了你这么一个聪慧美丽的姑娘做主人，一定会欢喜的……”

云霓羽将剑递给她，心中却大是纳闷，不知如何能让一柄剑认自己做主人？却见萼绿华接过攒雪剑，却不忙拔出，反而向张晦说道：“小兄弟，方才我瞧见你得了天女魅的内丹，如果待会儿云家妹子畏惧寒气，却还须得你助她一助。”

张晦踌躇道：“好，这自然是好，可是我却不大能驱御这颗内丹。”

萼绿华奇道：“如何内丹认了你做主人，你却不能驱御？”

张晦搔头道：“这我也不明白。”

萼绿华知他不会撒谎，当下看向藹旦，却听应龙冷冷道：“哼，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体内共有两道真气，一股属道，一股属妖，相互争斗，只要你一息尚存，便无止歇。也不知你这小子当时是如何修炼的，竟能并容两股截然不同的真气在体内。下次再见到白虎，真要向他道声佩服，这样的弟子，也亏他能调教出来。”

萼绿华蹙眉道：“天下竟有这等事？你……你如何能这般，可教我也想不出来了！”

应龙冷冷道：“这有什么想不出来的？这小子是人与妖生的，所以一半是人，一半是妖，天生两种秉赋，所以能承受两种不同的真气！”

萼绿华大吃一惊，道：“人与妖殊途，如何却能产子？”

应龙道：“天下的事，谁说得清楚？要想知道人与妖为何能产子，你应该去问天帝才对！”

萼绿华被他抢白，却并不恼，只微笑道：“这事说不清楚也无妨，反正他是活生生地站在那里，其中必有至理；但天女魃的内丹如何驱御，来请教应龙却是不会有错的！”她是深知应龙与天女魃的交情的，所以才出此言。

谁知应龙“嘿”了一声，说道：“不必问我，我还真不知道——我既不知道这小子如何能将天女魃的内丹吞下去？更不知道天女魃的内丹为何会认他做主人？更加猜想不出为何天女魃的内丹既认他做了主人却又不从他驱御？而他更没能学会天女魃的丝毫法术，也没得到天女魃未灭的修为？”

萼绿华听他都有一连串的疑问，不禁微微苦笑，知道自己更加不可解，但心中也不禁好奇，当下问道：“小兄弟，你如何竟会有这般奇遇？”

张晦当下便说出当时在寒潭之下所遇情形，原来那时他身不由己，被一股巨大力量不住地抛起撞击潭底的积冰，如是反复，只觉潭水底下也似发生震荡，而那块原来坚固至极的浮冰也慢慢裂开，浮冰碎裂，许多碎冰便争先恐后地浮出水面，这时那股一直束缚着张晦的力量似乎也在突然之间消失了，身体又倏然恢复自由，本来他此时已可离开寒潭，但他的那颗内丹却直直地自缝隙间沉将下去，这是他辛苦修炼十年乃得，如何肯轻易舍弃，当下哪里顾得其他？便从内丹沉落处的缝隙钻下潭底，却意外见到潭底另外的洞天。



潭下竟然另有一处巨大的空间所在，四围结冰，晶莹中空，冰桌冰椅，竟然宛如入室，一根巨大的冰柱中，依稀可见其中裹了一柄短剑，剑身上刻着无数曲折古怪的线条，张晦便猜出那应便是攒雪剑，寒气便应是自它身上散出，但不免又觉奇怪，因为这间冰室之中，竟然不甚寒冷，比之外面的潭水，真要温暖得多了。

张晦心中好奇，四处寻找，却见冰柱之后另有房间，似乎还能感觉到妖类气息，便又走了进去，却见内室之中一张巨大的冰床之上，竟然卧了一条巨龙，通体赤红，身周似乎隐有火焰腾绕，只见它一爪抓了一柄白玉剑鞘，一爪却握了一个看起来甚是古怪的盒子。

张晦不免心中纳闷，难道这般寒潭之下也有龙宫？但最叫他欢喜的，却是自己的那粒黑色内丹，正自绕着那条巨龙飞转，那条巨龙大张着血盆大口，原来里面也静静地躺了一颗火红的内丹，足有茶盏大小，眼见此冰室之中温暖如春，显然便是那颗红丹散发出来的，张晦自然知道这便是修炼之妖梦寐以求的内丹，凝聚着主人所有的法力与精血，这样大的一颗内丹，真不知主人耗费了多久的时间才修炼得出？

看着这颗巨大的内丹，再看看自己不过指头大小的内丹，张晦自然艳羡得很，不过他深知内丹便是修炼者的生命，一旦失去，便法力尽失，千载之功尽毁，当下倒也不想趁主人熟睡去占这样卑劣的便宜，他只是想取回自己的内丹，他的修炼可也当真不易得很，虽然只是十年之功，但那份苦楚，却是他也不想再去受的。

可是正当张晦想要拿回自己内丹吞下之时，却看到一桩奇事发生了，自己的黑色内丹上的白丝竟然一丝丝飞了出来，而那粒红色内丹上也沁出一股股的白丝与黑色内丹上的白丝相连，瞬时之间，两颗内丹上颜色俱变，自己的黑丹固然黑白红三色俱杂，而红丹也一样，眼见这般情形，张晦自然焦急得很，想把自己的内丹迅速拿了吞下，可是眼前奇怪的事一桩连着一桩，自己突然又失去了行动之力，而自己的体内也似方才在潭中一般，飞出许多黑白混杂之丝，又与那两颗内丹混杂在一起，而自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颗内丹与自己的身体互相吐丝相连，然后颜色也越发地混杂不清。

他这般呆呆站在旁边也不知过了多久，心中固然焦急，可也无能为力，却又见那颗原来躺在龙口中的红丹，突然慢慢地浮了起来，慢慢地与自己的黑丹相连，两颗内丹在空中盘旋了许久，忽然间只觉脚底震动，四周炎热，而那粒红丹更是光芒四射，如烈火焚烧，然后两颗内丹突然一齐飞入了自己的口中，他只觉胸口一阵炙热，一股

暖流流遍全身，这才重新恢复自由。

正自他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何事之时，那位巨龙却突然醒转，一对如灯笼大小的眼睛似乎迷惑不解地看了自己良久，突然间便勃然大怒，张牙舞爪地逼来要将自己吞入腹中，一时间四周大震，仿佛有人在巨力摇晃一般。

张晦眼见那巨龙来得凶猛，虽觉自己吞了他的内丹大是不该，心中颇有歉意，但可也不愿这般死在它血盆巨口之中，自然也是奋力抵御，幸好此刻体力充沛至极，似乎远胜平时，而身虽在潭底，却也不需念咒，似乎潭底积冰之下，早已另成结界，丝毫不碍施法。

那个巨龙凶猛至极，口吐烈焰，力大无穷，比那只火龙鼎中的火龙还要凶狠得多，而且冰室之中，也没有闪躲之处，若施摧天术此刻手中既无法宝也无可借之物，立时便左支右绌难以抵御。眼前那巨龙巨爪划来，烈焰吐出，一时无计，也顾不得冒险，便施出退财白虎术与它周旋，谁料才逼退它第一团烈焰反击，那条巨龙却退后怔住，竟然口吐人语道：“你是白虎的传人？也是我妖族？”可是话未说完，又即大怒道：“白虎传人又如何，毁我大事一定要死！”

张晦只觉莫名其妙，欲要解释却哪里能够？勉强又避了几下，却见那条巨龙忽然又退，说道：“咦，你如何竟能吞下天女魃的内丹？”

张晦这才知道自己吞下的那颗红色内丹竟然是天女魃的内丹，不禁更是大感惊讶，只是自己为何能吞下这颗内丹，那是自己也不能解释之事。

却见那条巨龙退立倚壁，茫然道：“咦？如何会有这般奇事？如何会有这般奇事？”它一直喃喃自问了近百遍，这才恶狠狠地问道：“方才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张晦便老老实实说了，方才那般奇事实在是千古罕有，亘古未闻，便是那条巨龙见多识广，阅历丰富，也猜想不出其中的道理，当下细细盘问张晦的来历，张晦只觉自己吞了它的内丹，虽是无意却也大有不该，当下也便老老实实地说了，怕它信不过，便想吐出腹中的内丹叫它验看，只是方才在潭中内丹要自己出来，可是到得此刻，却是千呼万唤不肯出来，显然是在张晦腹中待得甚为舒服。

可能自妖族以后，或是修炼内丹能成形以来，世间还未遇到过这般奇事，修炼者竟然不能使唤明明在自己体内与自己融为一体的内丹，眼见张晦明明不似做伪，那条巨龙倒也真束手无措了，因为便是它使了各种方式，也不能叫张晦吐出内丹，施尽法术之后，也不得不颓然承认那颗内丹是认了张晦做主人，可是为何竟有这般奇事？

